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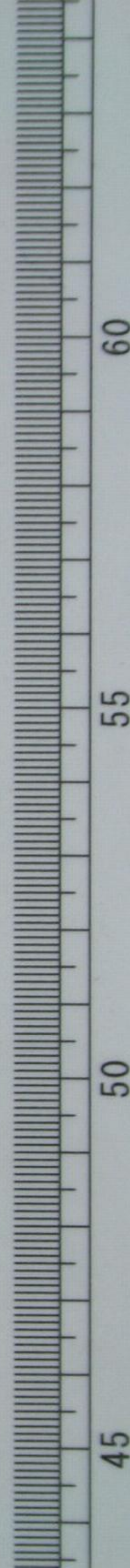
五十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50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

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齊紀八 屠維單 閏一年

東昏侯上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明帝長子寶義有廢疾故立帝為太子其後蕭衍蕭穎胄以荆雍起兵輔南康王寶融以攻帝廢帝為東昏侯荆雍在西謂帝以昏虐居東故廢為東昏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

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 去年魏克雍州五郡廢於用翻 癸未魏遣

前將軍元英拒之 元英即拓跋英魏既改姓元氏史因而書之 乙酉魏主發鄴 去年十二月甲寅魏

主自鄴班師今車駕始自鄴發 辛卯帝祀南郊 戊戌魏主至洛陽過李冲冢

冲死見上卷上年魏主令葬冲於洛陽覆舟山近杜預冢今自鄴還過其冢 時臥疾

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齊紀八

異本景
下有等
字綱目
紀事本
末並同

010190608633

1821-50

望之而泣。見留守官。語及冲。輒流涕。李冲與任城王澄等同守留臺。魏主還洛。見留守官。而冲已死。故語

及輒流涕。念之甚也。守式又翻。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

任音壬。離力智翻。少詩。沼翻。下同。不讀曰否。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

戴帽。著小襖。此代北婦人之服也。乘車婦人皆貴臣之家也。著陸略翻。襖烏浩翻。袂衣也。何謂日新。對曰。著

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

留守官皆免冠謝。史言魏主汲汲於用夏變夷。甲辰。魏大赦。魏主之幸鄴也。李

彪迎拜於鄴南。且謝罪。彪既得罪歸鄉里。故迎魏主於鄴南。帝曰。朕欲用卿。思李僕

射而止。慰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

恂被收。見一百四十卷。明德帝建武三年。被皮義翻。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表收彪。赴洛

陽。帝以為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散悉但翻。散載者不加繫縛。會赦

得免。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二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為

太尉。魏主連年在外。魏主自明帝建武元年南伐。至是首尾四年。馮后私於宦者高菩

薩。菩蓬。高翻。薩桑。高翻。及帝在懸瓠。病篤。事見上年。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

侍雙蒙等。為之心腹。雙姓蒙名。姓諱。帝後封於雙蒙城。其後以為氏。彭城公主。為宋王劉

昶子婦。寡居。昶。兩翻。后為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昏。帝許之。公主

不願。后強之。后為于僞翻。強其兩翻。公主密與家僮。冒雨詣懸瓠。訴於帝。且

具道后所為。帝疑而祕之。后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厭

禱。厭於葉翻。又於琰翻。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

者。文明太后。后之姑也。其包藏禍心。若此。豈非姑之教邪。少詩照翻。當賞報不貲。賞即移翻。貲之為言量也。不貲言無量之可比也。

帝還洛。收高菩薩雙蒙等。案問具伏。帝在含温室。夜引后入。賜

坐東楹。去御榻二丈餘。命菩薩等陳狀。陳后淫泆之狀。既而召彭城王

勰。北海王詳入坐。勰音。曰。昔為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

此嫗欲手刃吾脅。嫗威遇翻。老婦曰嫗。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廢。但虛

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言若有人心。必當自取盡也。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

王出。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稽音。入居後宮。諸嬪御奉

之。猶如后禮。嬪毗。賓翻。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太子儲君也。命不復朝謁。絕之不使以母

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禮事之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

景穆太子廟號熙有三女一為皇后一為左昭儀二后廢后及幽后也昭儀早卒瑤光

寺之練行尼魏主忍為之廢后非得罪於宗廟也幽后所為彰灼如此乃不能正其罪廢后獨非文明家女邪由是馮氏貴寵冠群

臣賞賜累巨萬漢書音義曰巨萬萬萬也冠古玩翻公主生二子誕脩熙為太保誕

為司徒脩為侍中尚書庶子聿為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

同直庶子妾御所生以此觀之魏以黃門郎與黃門侍郎為兩官同直同直禁中也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

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詛莊助翻况也光曰不然物

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

敗脩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悛丑緣翻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脩

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

其生帝亦以其父老杖脩百餘黜為平城民及誕熙繼卒太和十九年馮誕卒是年二月也四月馮熙又卒幽后尋廢太和二十一年幽后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史言外戚罕有能全

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按陳顯達傳馬圈在南陽郡界杜佑曰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郡界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噉徒濫翻又徒覽翻癸酉魏人突

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史言齊師貪鹵

掠以縱敵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莊丘復姓也蕭子顯曰南鄉城順陽舊治

也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任音三

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守音狩凡留守太守之守皆同以右衛將軍宋

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攝七兵事者攝尚書七兵曹事也杜佑曰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別兵

都兵騎兵也晉又分中外兵各弁精勤吏治治直吏翻恩遇亞於李冲癸

未魏主至梁城魏收志北荆州汝北郡有梁縣汝源縣五代志襄城郡承休縣舊曰汝源置汝北郡唐志汝州臨汝郡本襄城郡治梁縣又有

梁縣故城在西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五代志鄧

州順陽縣舊置順陽郡唐武德六年省順陽入冠軍貞觀元年省冠軍入新城其地在

今鄧州菊潭臨湍二縣之間也杜佑曰漢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亦後漢穰縣地

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自

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離力智翻飲食

異本魏

祖紀同

此取南

顯達

顯達

顯達

顯達

顯達

異本戊戌夜下高有
本紀末紀

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愈。近侍失指。動

欲誅斬。勰承顏伺間。多所匡救。同相吏翻問古丙戌。以勰為使持

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使疏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

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軍要猶言軍權也。左傳曰。握兵之臣得專心醫

藥。帝曰。侍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

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心寄謂推心丁酉。魏

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水經曰。均水出淅縣北山

涉都縣邑北。南入于河。注云。即郡國志。筑陽縣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

之涉都鄉。均水於此入河。謂之均口。斷丁管翻陳顯達引兵渡水西。均水之據鷹子山築

城。人情沮恐。沮在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胃陷陳。陳

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軍主崔恭祖。胡松。以

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幔莫半翻。盛時征間道自分磧山。出均

水口。南走。磧七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

水而還。還從宜翻。又左軍將軍張千戰死。考異曰。魏書作士卒死

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口。水經注。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

之均口。詳考經及注。均水均水實廣平馮道根。沈約宋志。廣平太守。江左僑立

地。立廣平郡。及廣平縣。領鄧陰。北陽等縣說顯達曰。均水迅急。易進難

退。說輸茂翻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陸道

步進。鄧縣。即漢蕭何所封之邑。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江左僑立廣平郡。鄧縣屬焉。

縣。西魏置鄧城郡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

以私屬從軍。私屬者。家之奴客。及其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

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詔以道根為均口戍

副。凡邊戍有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陳顯達之敗。固是弱。不可以敵

魏主。殂於丙午。儻顯達更能支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

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為江州刺史。考異曰。齊明帝紀。永泰元年

顯達敗於馬圈。求降。號不許。乃除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京師得此崔慧

授甚喜。按明帝末。顯達方以三公將兵。擊魏。不容無故除江州。今從本傳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陳顯達
有還案字下

景亦棄順陽走還。庚子。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

曰。後宮久乖陰德。注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鄭吾死之後。可賜自盡。

葬以後禮。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破顯

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

明。以異姓受顧託。漢武帝託昭帝於霍光。昭烈帝託後主於諸葛亮。事並見前。况汝親賢。可不勉之。

總泣曰。布衣之士。獨為知己畢命。古語有之。士為知己者死。為于偽翻。况臣託靈先

帝。依陛下之末光乎。託靈託體。皆兄弟同氣之謂也。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

輝赫。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

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復扶。又翻。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

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况臣乎。如此。則陛下愛

臣。更為未盡始終之美。彭城王勰。慮禍避權如此。猶終不免於高筆之手。况咸陽王禧。北海王詳等邪。帝默然。

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

賞。懋美也。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絨。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絃音。弟少。

遂其冲挹之性。以待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為司空。鎮南將軍

王肅為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尚書宋弁為

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禧。尚書右僕射澄等六人輔政。夏四月。

丙午朔。殂于穀塘原。年三十三。諡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高祖友愛諸弟。終始無間。

問古。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從千。容翻。我後子孫。邂逅不肖。不期。而會。

勿為它人有也。以禮之驕貪如此。孝文以此語之。是啓其姦心也。景明之禍。帝實貽之。親任賢能。從善如

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于物

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闕略。嘗于食中得蟲。又左右進

羹。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五郊謂迎氣。五郊也。按鄭

康成說。古者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故曰二分之祭。魏則朝日以朔夕月。以臚猶仍古謂之二分之祭。未嘗不身親其禮。每出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齊紀八 五

字上與本有猶

陸本開作寬

詩照翻。鄭康成曰。綢繆猶綿也。綢直留翻。繆莫侯翻。

未忍際離。百年之後。其聽總辭。蟬捨冕。

巡遊及用兵。有司奏脩道路。帝輒曰。粗脩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粗坐五翻。去羌呂翻。剗楚限翻。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

得踐傷粟稻。踐息淺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留絹償之。宮室非

不得已不修。衣弊浣濯而服之。牽勒用鐵木而已。幼多力善射。

能以指彈碎羊骨。魏紀云。能以指彈碎羊骨。羊骨唯體骨。頗脆。他骨未易彈碎也。彈徒丹翻。射禽獸無不

命中。先命其處。而後射中之。謂之命中。射而亦翻。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復扶又翻。下同。常謂史

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

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自此以上。史言魏孝文帝美。彭城王勰與任城

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覆反也。恐凶問外。露陳顯達知之。反兵追掩以逼。乃祕不發喪。徙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

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宛於元翻。夜進

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魏書禮志。臥輿飾如乾象。輦丹漆。駕六馬。聽他經翻。聽受也。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後。乃始加。廣作廳。宿古玩翻。致力瞻翻。還載臥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

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

變。史言魏孝文之殂。執羈綽。守社稷者。皆能以常處變。不動聲色。蓋其善用人之効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太子至魯陽。魯陽縣。漢

晉屬南陽郡。魏太和十一年。置魯陽鎮。十八年。改為荊州。二十二年。罷州置魯陽郡。唐汝州魯山縣。本魯陽縣也。遇梓宮。乃發喪。丁

巳即位。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大赦。彭城王勰跪授遺敕數紙。東宮官

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推誠謂推誠也。盡禮謂事嗣君盡禮也。卒子恤翻。間古莧翻。咸陽王禧至魯陽。留城外。以察其變。久之。乃

入。亦疑勰有異志也。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

識高。故知有夷險。長知兩翻。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勰字彥和。蛇螫噬者。故以為喻。禧曰。汝恨吾後至耳。勰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死。

北海王詳使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長秋卿。皇后宮卿也。即漢之大長秋。后走呼。不

肯飲。走且呼也。呼火故翻。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執持彊之。乃

飲藥而卒。彊其兩翻。考異曰。元嵩傳曰。將遣使者賜馮后死。而難其人。顧任城王澄曰。任城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乃引高平侯嵩入內。

親詔遣之高祖紀曰。詔司徒勰太子與喪。會魯陽踐祚。按馮后傳。梓宮至魯陽。乃行

遺詔。賜后死。妾有高祖遺嵩之事。又勰傳。高祖崩。勰遇祕喪事。遣張儒徵世宗。亦無高

祖紀。卷一百四十一。齊紀八。六

祖詔太子事徵喪至洛城南咸陽王禧等知后審死相視曰設無遺詔

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

去羌呂翻諡曰幽皇后諡法壅遏不通曰幽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

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丙申魏葬孝文帝于長陵長陵在瀍西

廟號高祖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為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

帝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勰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等

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使疏吏翻驃

寄翻七州冀定相瀛幽平營也勰猶固辭帝不許乃之官魏任城王澄以王肅

羈旅位加己上王肅本江南人而奔魏故以為羈旅肅為意頗不平會

齊人降者嚴叔懋告肅謀逃還江南降戶江翻澄輒禁止肅禁止不

表稱謀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

尋出為雍州刺史任城王澄之才畧魏宗室中之巨擘也太和之間朝廷有大

况咸陽王禧等乎因王肅而斥逐之耳主少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

氏為文昭皇帝高氏卒見上卷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寧陵后據

傳陵在長陵東南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諡曰敬颺余以其嫡孫猛襲爵

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澄城漢馮翊之徵縣左傳之北

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見賢皆惶

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赫明也奕盛也為高秋八月戊申

魏用高祖遺詔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魏高祖始定內官左右昭儀位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好呼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澀色及

即位不與朝士相接朝直遙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

御刀提御刀在左右者應敕在左右祇應敕命者應於證翻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

孝嗣右僕射江祐祐音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

直內省分日帖敕內省在禁中以別華林省及下省帖敕者雍州刺史

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張弘策范陽方城人衍

雍於用翻一國三公猶不堪左傳晉士蒍曰狐裘蒙况六貴同朝勢

從才用翻况六貴同朝勢

案目錄
五月丙
癸亥無

一本注
首有案
四史官
字稱

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懼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衍兄懿時為益州刺史乃密與弘策脩武備。它人皆

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水經注。檀溪水出襄陽縣西柳

子山下溪。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河。即劉備乘的盧墮處也。驍。堅。堯。翻。沈。直。禁。翻。又。持。林。翻。積茅如岡阜。大春曰。岡。皆不

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

珍為羽林監。羽林監漢官監羽林兵。先悉薦翻。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

不能久。固求從行。是時。行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行

使弘策說懿曰。說輪芮翻。下同。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

相圖滅。圖謀也。謀相滅也。或曰。圖當作屠。睡五解翻。此士解翻。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

右。慄輕忍虐。媒私列翻。送其斬翻。慄匹。妙翻。急疾也。輕區竟翻。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言

不肯付朝政以聽於六貴。但擁虛位。有可無否。唯主作諾而已。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

倫。形迹已見。趙王倫事。見八十四卷晉惠帝永寧元年。見賢遍翻。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

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言如牛然。聽人穿鼻而受制於人。江祜無斷。斷丁

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

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後卒如衍所料。史言朝政不綱。則姦雄生

心。郢州控帶荆湘。郢州當荆湘下流。二州之所赴集也。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

本朝。治直吏翻。朝直遙翻。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

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

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為于偽翻。易以鼓翻。此桓

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揣初。委翻。願善

圖之。懿不從。行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

軍懽。至襄陽。懽徒。濫翻。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祜

兄弟。顧命。見上卷上年。江祜。江祀兄弟。高宗母景皇后之姪也。故寄以腹心。二江更直殿內。更工衡翻。更迭也。

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祜

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

所委任。會工外翻。茹音如。祜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祜曰。主

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立異為乖，不順指為反。 祐曰：但以其付必無

所憂。帝失德，寢彰。祐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立。夏戶雅翻 劉暄嘗為寶

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

妃索煑肫。肫之春翻，鳥藏曰肫。又徒渾翻豕也。 帳下諮暄。暄曰：且已煑鵝，不煩復此。

復扶又 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詩渭陽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

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劉暄明帝劉皇后之弟，故寶玄呼之為舅。今按詩小序：渭陽之事，乃甥用情於舅，後世

率以舅不能情於甥者為無渭陽情，誤矣。恚於避翻。 暄由是忌寶立，不同祐議，更欲立建安

王寶寅。祐密謀于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取，以微旨

動祐，祐弟祀亦以少主難保。長知兩翻，少詩照翻下同。 勸祐立遙光，祐意回

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起復者，起之於苦塊之中，使復

其位也。 謂祐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復扶又翻

能不復生復同。 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蕭坦之昌于榮勢，豈能終喪者，直以

廢立大事，不欲預其禍。託此以引避耳。 祐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

荷。朓字了翻，荷下可翻，又如字。 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

此要富貴。要讀如邀。 政是求安國家耳。政與正同。 遙光又遣所親丹楊丞

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渢房戎翻。 欲引以為黨，朓不答。頃之，遙光

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以郎兼卿事本無足懼，其所懼者以己為遙光所引用，將罹其難也。 即以祐謀

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率所律翻。 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

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

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祐。遙光欲出，朓為東陽

郡。朓常輕祐。謝朓以人門輕江祐。 祐固請除之。遙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

祐暄等連名啓。朓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官禁，閒謗親賢。乘

證翻開古覓翻。 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謝朓以告王敬則，超權而死於遙光之手，行險以徼幸，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朝直遙

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祐議。故祐遲疑，久不

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徒合翻，刺七亦翻。 曇慶見

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祐謀。帝命收祐兄弟，時祀直內

齊書 垣之傳 朓傳

異本 下有 意

上有 南史 取

殿疑有異遣信報祜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祜曰政當靜

以鎮之俄有詔召祜入見停中書省見賢初袁文曠以斬王

敬則功當封斬敬則見上卷祜執不與時崔恭祖以刺仆敬則與文曠爭功祜執不與當為此也帝

使文曠取祜取謂殺之也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

否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祜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

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暄自知禍將及己帝自

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

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朔謂每月朔旦朔旦朝參之外一月之內又自有朝參日分因謂之節臺閣案奏閱數十日乃

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魏晉以來有六曹尚書江

因問祜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治帝誅祜兄弟獨祥免死配東治帝於馬上作

本一齊開異
本及史
本南齊
本紀本
末紀本
以南同
紙下紀
本包有
字上異
本常異
事本末

異本引
兵二下
在陵本
末紀本

齊書宗
室傳無
洛字此
取南史

二書傳
無下東

戰本告
上有坦
之二字

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

舉兵據東府使遙欣引兵自江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

江祜被誅被皮帝召遙光入殿告以祜罪遙光懼懼禍還省

省謂中書省也遙光時為中書令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還東府遂稱疾不復入臺城號戶高翻

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先悉薦翻其部曲皆歸遙光及

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眾力送者甚盛前渚秦淮渚也帝既

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為司徒使還第遷司徒以崇其位召

入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部曲自荊州豫州來者州

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仗兵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驍堅

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

露袒踰墻走露者露髻向臺向臺而走欲入言其事道逢遊邏主顏端

主將兵在臺城外巡邏執之見坦之露袒挺身走疑其得罪逃竄故執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

南史傳
末並同

詞問知實詞火通翻又翻正翻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

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已入臺

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荻亭歷翻菹也說

同曰公但乘輦隨後輦與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

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上時歷生復勸出軍遙

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眾情惶

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據

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

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

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

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湘宮寺宋

東籬門臺城外城六門皆設籬門而已無邪郭東府鎮軍司馬曹虎屯

青溪大橋按曹虎傳大橋眾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宋元嘉中彭

司徒徙居東府於東青溪中橋也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

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

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眾情大沮東府之眾

呂暢行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

棄稍降曹虎虎命斬之稍色角翻降戶江翻考異曰歷生出戰為曹虎所禽

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按歷生若謂虎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我當死且我今

見獲遙光不當殺其子今從齊書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

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

衣恰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著陟略翻恰苦左右並

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

下扶音蒲匐軍人排閣入於閣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

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殺荆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

應之欲以江陵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時南康王寶融以西中郎將鎮

江陵以夏侯詳為司馬夏戶雅

通鑑卷一百四十二齊紀八

考異曰
下宜用
三字

異本府
上有軍
字綱目

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州府西己巳。以徐孝嗣為

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沈文季加鎮軍將軍號本職如故蕭坦

之為尚書右僕射。丹楊尹。右將軍如故。帝即位之初坦之為右將軍遙光既平使為右僕射丹楊尹而

右將軍軍號如故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散騎常侍

皆賞平始安之功也。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魏高祖置南徐州於宿豫

陵。文季之族子也。沈文秀為宋守東陽明帝泰始五年沒於魏文秀文季群從也陵之入魏當在是時時魏徐

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少詩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

叛。敕諸城潛為之備。救戒屢以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陵遂殺

將佐。帥宿豫之眾來奔。朝直遙謂將即濱淮諸戍。以有備得全。陵

在邊歷年。陰結邊州豪傑。陵既叛。郡縣多捕送陵黨。淵皆撫而

赦之。唯歸罪於陵。眾心乃安。根連株連則沿邊豪傑懼罪必相帥南奔故悉赦之以安反側閏月丙

子立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奉靖王後。遙光既誅靖王無後故也始安靖王遙光靖王子也以沈陵為北徐州刺史。齊南徐州治京口北徐州治鍾離今沈陵自魏

世明帝建武元年贈始安靖王遙光靖王子也

南徐州來降因其位任改曰北徐江祐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

事。橫戶孟翻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

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延明主帥

蓋延明殿主帥也。狠戶壘翻。嬖界義翻。又博計翻。帥所類。翻將即亮翻。下同。并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

為海陵太守。沈約志。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即其地。從才用翻。守式又翻。未發。受海陵之命而未行也坦之

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無它言無它變。猶今人言無事也。文濟曰。海陵

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

質錢帖數百。質錢帖者。以物質錢。錢主給帖與之。以為照驗。他日出子本錢收贖。還以啓帝。原其死。繫

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茹音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

直閣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明帝高帝兄弟子。於武帝同堂兄弟也。恩遇如

此。猶滅武帝之後。恩遇事。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滅武帝後。見明帝紀。舅焉可信邪。焉於虔翻。何也。

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誘音酉。食讀曰飢。荒客。自蠻中及化外來者。

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雍於用翻。稱尺證翻。帝疑虎舊

南史本
紀及虎
之九及
係九及
甲辰月
暄係戊

午傳史曹
虎傳此五
取齊七祖
異本臨
上齊有臨
紀南史本

案目錄
九月癸
卯朔無
丙戌

異本持
作選官
齊徐
孝嗣傳

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坦之虎新除官見上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謂薛林王欲殺高宗持疑不發以及禍高宗以是而戒帝自謂密矣而非所以貽謀燕翼子也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數所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史言帝昏暴果於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為南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冲為豫州刺史。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丙戌魏主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車雖引在左右未命以官故曰白衣左右茹音如皓奮衣將登給事黃門侍郎元匡進諫帝推之使下雷翻皓失色而退匡新城之子也陽平王新城魏高宗之弟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遂自驕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克沈約宋書資江為中水涪江為內水今謂之中江在資州資陽縣西資州漢犍為郡之資中縣地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言依違取容於昏暴之朝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黃音奔將即亮翻為于偽

勸行廢立孝嗣持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待也。閉城門召百官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嬖卑義翻又博計朝直遙翻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文季雖為僕射而不預事故昭略謂之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甌小器也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卒子恤翻。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况尚山陰公主武康公主武帝女山陰公主明帝女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曇徒含翻吭戶郎翻又戶浪翻沈慶之沈文季皆託老疾不預朝權而終不免於死國無道而富貴則進退皆陷危機也。初太尉陳顯

御覽用齊作枕

達。自以高武舊將將即亮。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

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道讀曰導。從才用翻。羸倫為翻。嘗侍

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

已足。唯欠枕。枕死。翻戶江翻。枕枕上。如字。下之任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

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禮大夫七十而致事。時顯達年已七十矣。高宗不許。及王敬

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事見上卷高宗永泰元年。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

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

甚喜。樂音洛。顯達自馬圈。敗還除江州刺史。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蓋

死不得死。以至於反。也悲夫。治直之翻。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

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直朝

遙翻。數所具翻。云。欲奉建安王為主。帝弟寶寅封建安王。時為鄧州刺史。須京塵一靜。西迎大

駕。鄧州治夏口。在尋陽西。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眾軍

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驍堅

騎奇寄翻。帥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姥莫。十二

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為秦州刺史。楊集始請降。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建

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采石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八里山下。有采石磯。敗浦邁翻。建

康震恐。甲申。軍于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

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石頭城。西有橫

墉。謂之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官城大駭。閉門設守。守舒。顯達執

馬稍。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

人。稍折。稍色角翻。折而設翻。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走至西州後。據蕭子

顯達走至西州。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顯達傳云。潭注稍刺顯達。落

官蓋在馬隊主副之下。猶今。諸子皆伏誅。長史庾弘遠。炳之之子也。

庾炳之。柄用於。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索山客翻。

左傳。衛侯既立。其父蒯聵入爭國。劫衛卿孔悝。與之登臺。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

半。必舍孔叔。太子懼。下石乞孟。以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

纓而。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軍

齊顯達傳 取作達齊 走異南州 退字上本 書傳同 已見弘前

新有錄顯 國將亭軍 驍騎將軍 十領徐世 標七領兵 州氏齊字 北州上秦 取本此紀

異本及南史與目皆傳作

請命耳為子偽翻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

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并殺之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

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所謂屏尉司

擊鼓蹋圍晉初洛陽置六部尉江鼓聲所聞問音便應奔走不服衣

履犯禁者應手格殺格擊也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

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更工鼓聲四出火光照天

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號戶

塞悉則翻不知所過言雖奔走而路斷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

時吉謂冠婚凶謂喪葬乳母寄產乳儒過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

巷陌懸幔為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幔莫半翻仗人謂執亦

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

又嘗至定林寺宋林寺舊基在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

右射之百箭俱發射七帝有膂力率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

異本及南史與目皆傳作

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好呼到翻擔都甘翻幢

自制擔幢校具校具猶言伎衣飾以金玉伎渠侍衛滿側逞

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

金薄帽著則零翻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窞馳

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蠶器酌水飲之昌莫北翻又如字奔疾正翻

今謂之馬杓爾雅翼曰贏古字通於蠶贏之復上馬馳去復扶又翻又選

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

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

六處奔走往來畧不暇息史言帝之昏狂甚于王肅為魏制官

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九品每品各有正從二品

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

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

用者無不稱職稱尺

謂翻

南史與目皆傳作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齊紀九 上章執徐一年

東昏侯下

永元二年春正月元會帝食後方出朝賀裁竟即還殿西序寢

孔安國曰東西廂謂之序朝直遙翻下同 自巳至申百僚倍位皆僵仆飢甚 僵居長翻 比起就

會 比及也禮記檀弓孟獻子比御而不入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比必利翻下比及同以此知比及之比皆音必利翻比近之比毗至翻兩音故自不同也 忽

遽而罷 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 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

誅大臣 數所角翻下數遣同 心不自安登壽陽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

等欲富貴乎我能辦之及除南兗州 事見上年 意不樂內徙 樂音洛

齊書無叔業字
皆作叔業
魏書植業
云等植業
母奔壽陽
陽北奔壽
陽字下有
瑜字

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會陳顯達反亦見上年叔業遣司馬遼東李元護將兵救建康將

亮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還從宣翻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

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使疏眾論益疑之叔業兄子植颺粲

皆為直閣在殿中懼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

早為計隱余章翻說輸徐世擿等以叔業在邊標同急則引魏

自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業宗人中書舍人長穆宣旨許停本

任宗人同宗叔業猶憂畏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遣親人馬文

範至襄陽親人所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

復自存之理復扶又翻下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言若

不失賞也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

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蕭衍密呼諸弟而令裴叔業送家還都此亦華言耳若意外相逼當勒

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自壽陽南至歷陽則天下之事一

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處昌河南

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裴叔業之問蕭衍之報雖二八

有異心矣帝誰與立哉叔業沈疑未決沈持林翻沈疑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

為質質音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魏豫州治懸瓠城領問

以入魏可不之宜不讀真度勸其早降降戶江曰若事迫而

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和戶建康人傳叔業

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婿杜陵韋

伯昕奉表降魏斤翻丁未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

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驃四妙翻騎奇寄翻以叔業為使持

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

使疏吏翻雍於用翻庚午下詔討叔業二月丙戌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

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壽陽自東漢

治所宋始為豫州治魏人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將二千騎入壽陽

又遣奚康生將羽林一千馳赴之大眼難當之孫也楊難當氏王

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案楊大
眼已見
一百四

案目錄
庚午晦

齊紀九

七

亥。魏皇弟洮卒。洮他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閣將

軍。密與之約。約為變也 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

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三帝高帝武帝明帝也。荷下同。人下同。 當顧託之。

重。明帝遺詔慧景與劉俊蕭惠休同心膂。 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

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

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崔恭祖為慧景平西司馬。 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

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

陵。二日。即收眾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

嗣女為妃。孝嗣誅。誅事見上卷上年。 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

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使疏吏翻。將即亮翻。下同。 帝遣馬軍

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戚姓也。姓譜衛大夫食邑於戚。因以為姓。漢有戚夫人。又有臨轅侯戚繼助鎮者。助

守道立。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

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愷。分部軍眾。愷署

寶玄乘八擱輿。擱古郎翻。又居浪翻。擱輿也。八擱輿蓋八人舉之。即今之平肩輿。與輿不惟不蓋。蕭子顯曰。輿車形如輶車。下施八擱。八擱之字

林曰。擱。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

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驍堅亮翻。奇寄翻。寶玄遣

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朝直遙翻。斷音短。下同。 佛護

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

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射而亦翻。 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

倉善戰。又輕行不爇食。倉助庚翻。爇即爇字。取亂翻。 以數舫緣江。載酒食為軍

糧。舫甫妄翻。下同。 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

復扶。又翻。下同。 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降戶江翻。下同。 佛護不可。恭祖等

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

王瑩都督眾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之

從曾孫也。王誕見寵信於司馬元顯。及宋武帝從才用。 慧景至查硎。查鈕加翻。硎戶經翻。 竹塘人萬

副兒。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來投慧景。 說慧景曰。說輪。內翻。 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

齊書明
七王傳
下字

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築道陂陁。以上蔣山。若龍尾之垂地。因曰龍尾。上時掌翻

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即湖頭所築壘中也。鼓叫者既擊鼓。又叫呼也。柳元景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鼓叫即鼓譟也。

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帥讀曰。率下同。

考異曰。紀云。王瑩屯北籬門。傳云。左興盛。今從傳。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游苑。樂游苑在

立武湖南。崔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掖音宮門

皆閉。慧景引眾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

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淮渚秦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

出盪。不克。盪度朗翻。又他浪翻。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蘭臺御守衛尉

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隨方應拒。眾心稍安。慧景

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文惠太子妃王氏。鬱林之立。尊為皇太后。海陵之廢。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稱宣德

后。皇太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

難。明帝永泰元年。王敬則反。帝召諸王入宮。欲殺之。而中止。事見一。與弟永新

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西。江西橫江以西之地。宋白曰。永新縣屬安成郡。

昭胄子良之子也。竟陵王子良。武帝次子。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

景意更向昭胄。寶立明帝之子。昭胄武帝之孫。武猶豫未知所立。竹里

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

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言費功力為

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好呼到翻。義亦理也。佛理諸有頓法輪寺。

對客高談。客謂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

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帥讀自採石濟江。頓越城。舉火。

城中鼓叫稱慶。城中臺城中也。以援兵至而喜。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

岸兵。令不得度。斷音短。西岸兵。謂蕭懿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

然應散。不從。降戶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

手數千人渡南岸。精手。軍中事。藝高強懿軍昧旦進戰數合。昧旦

天微

同

事本末

善及字

本末

善及字

本末

善及字

明之 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

淮 開朱雀術以斷懿 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

其夜。與慧景曉將劉靈運詣城降。 崔覺以是日敗恭祖等以其 衆心

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

不知。猶為拒戰。 為于偽翻為 城中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

秦淮北岸。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

散。單騎至蟹浦。 從才用翻 為漁人所斬。 考異曰齊本紀四月丁未以

廣陵起兵。襲京師。壬子。左與盛督衆軍。實玄以京口納慧景。乙卯。王瑩屯北籬門。壬戌

回軍。十二月。攻陷竹里。按長曆。是歲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丁未三月七日。壬子十

二日。乙卯十五日。壬戌二十二日。甲子二十四日。四月皆無也。蓋四月當作三月。至癸

西乃四月四日耳。南史云。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

江劉徐沈君之所見。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

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賓。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

玄事告恭祖。恭祖口雖相和。心實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密遣軍主

劉靈運。閉行突入。慧景俄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

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

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銳。柳橙沈佚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

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唇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

北固樓。並千蠟燭。為烽火。舉以應覺。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趨京口。寶玄仍

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又云。時柳橙別推寶玄。崔恭祖為

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肖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

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愷恭祖始貳於慧景。又云。慧景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

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斬慧景送都。按恭祖始若閉城拒慧景。慧景襲得其

城。而據之。豈肯更授以兵柄。又慧景若不立寶玄。柳橙豈能別推。又榮之既云。漁人又

云。為戍。自相違。以頭內。鱗籃。擔送建康。 鱗即由鱗鱗魚。今江淮間湖蕩河

錯。今並從齊書。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 少時言不 覺亡

命為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 東城即 士民多

往投集。 往投寶玄。而 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 直朝

遙。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 昏暴之君。豈無一言之幾

扶。又。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數

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 晉志曰。鼓按周禮。以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

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

異本
字上
綱有
佛蓋

耳。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 處昌 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

往赴其軍。 何點門世信佛。齊朝累徵不就。從弟遁。以 終日談義。不及軍

齊書
取南
此無

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齊紀九

六

抱其臍神夜翻 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副稱也

速也復扶 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復扶 貴市民

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使以金折錢輸 猶不能

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讀華

花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縷訂丁定翻平議也齊梁之時謂賦民為訂蓋

如錦晉程據緝以為裘鶴氅翎毛也白鷺縷頭上珥也鶴氅縷皆取其潔白詩

疏曰鷺水鳥毛白而潔頂上有毛縷縷然此即縷也爾雅釋名曰鷺春鉏郭璞曰白鷺

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縷縷名之曰白鷺縷陸機曰

鷺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縷縷然與衆毛異縷音齒兩翻縷音倉回翻 嬖倖因

緣為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為人于

賢不為同見 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斂重直用翻更 如此

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號戶 軍主吳子陽等出

三關侵魏九月與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戰於長風城左傳定

蔡侯與吳子唐侯伐楚還塞大隧直轅冥院所謂大隧即黃峴關直轅冥院乃武陽平

靖二關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義陽郡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寨嶺郡東南九十里平靖

今名行者坡郡南七十五里魏太和十七年田益宗降魏十九年置東豫州於新息廣

陵城以益宗為刺史長風城在陰山關南陰山關在代陽縣界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以豫部蠻民立十八縣長風其一也屬西陽郡九域志舒州懷寧縣有長風鎮懷

寧懷院縣地晉安帝立晉熙郡仍立懷寧縣為郡治所蓋以懷寧蠻左名縣也 子

陽等敗還考異曰此一事齊書紀傳皆無之魏帝紀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田

于魏自號鄧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帥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

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皆散走仍戍三關二書勝敗不同如此今從魏紀 蕭懿

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說輪芮翻 誅賊之後則

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朝直

下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使之廢 此萬世一時

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

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謂官爵雖高而兵權去

長史徐曜甫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

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愴恢愴徒敢翻 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衛

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謂出臺城門 擊兵

夏本有亦苦
上南史亦
紀宗室
本紀及
末紀皆

世宗
九月
宜丑
乙丑
字

謂隆昌廢薛林王也變身義翻
又博計翻姑音如恒况晚翻

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

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

叛走尚書令邪。史言蕭懿忠於齊室懿弟姪咸為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

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雍於用翻。時以襄陽為雍州治所。言

衍必將舉兵也。為于偽翻。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史言人心皆為蕭懿兄弟覆護。唯

融捕得。誅之。丁亥。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不

免。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好呼到翻。樂音洛。幹用也。謂臨事有幹用也。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遺詔見上卷上年。復為世宗所留。謂出當方面。復入為司徒錄尚書也。

復扶又翻。勰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為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記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注云。折旋曲行也。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

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獨處。處昌呂翻。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史言彭城王勰為魏宗室諸王之秀。十一

月己亥。魏東荊州刺史桓暉入寇。拔下笮戍。下笮戍在沔北。直襄陽東北。笮側百翻。又在各

翻歸之者二千餘戶。暉。誕之子也。宋明帝泰豫元年。桓暉降魏。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榮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

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使為刺客。刺七亦翻。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

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

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艦戶黯翻。植退。謂紹叔

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易以鼓翻。為子偽翻。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植於南峴。南峴蓋即馬鞍山道。相持慟

哭而別。各盡力於所事。恐不復相見。故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宅謂州宅也。考異曰。南史云。

茂與梁武帝不睦。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告以欲起義。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披推腹心。按茂若與梁武不睦。梁武何敢豫告以大事。茂亦安能便響應。今不取。茂。天生之子。王天生事齊高帝。攻袁粲。見元慶遠。元景之弟子也。諸柳雍州豪。望世不乏人。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

齊書本紀取茂先作王茂亦傳通紀

南史梁武帝紀

起義兵於襄陽。誤也。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遭蘇出檀

今從梁書高祖紀

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悖滯內翻。又蒲沒翻。重直龍翻。重足而立。累息而不敢出氣。懼之甚也。今幸在遠。得假

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藉借也。音慈。夜翻。獨不見蕭令君乎。蕭令君。呼為令君。故。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眾。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

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記鄭世家。太史公之言。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冠古。玩翻。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

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詰去。吉翻。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

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汝

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入城。門也。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眾。請降。降戶。江翻。柳忱。世隆之子也。柳世隆為高武。佐命功臣。

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易以。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

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纂集也。嚴裝也。纂嚴一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又一教。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使疏。澤。頒賞格。又一教。

同。丁巳。以蕭穎胄為都督行留諸軍事。行謂東下之軍。留謂留守之軍。穎胄有器局。既舉大事。虛心委己。眾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夬。夬古。及同。

郡中兵參軍劉坦。諮議參軍樂藹。為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胄夬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

富。鑄黃金為金龍數千兩。埋土中。長沙寺在江陵。宋元嘉中。臨川王義慶鎮江陵。起寺為其本生父長沙王。

道憐資福。因穎胄取之。以資軍費。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

時。曉銳之心。曉。曉。翻。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是以氣勢為用者。也。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

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

異本無字。以下金。齊作下。赤齊作下。赤齊作下。赤齊作下。

案楊公一則已見水卷百五十一移在彼宜字天

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數所具翻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使張寶積也。冠古玩翻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使助蕭衍攻張冲也。夏戶雅翻軍主王法度。坐不進軍。免官。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宣為殿中主帥。帥所類翻詳密召之。宣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侯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時以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須待也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說輸芮翻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豈他日之

異本海下有誰不從四紀綱目

異本喪有開本四起陸

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蘭國香。人貴之。艾蕭艾也。人賤之。言若事不捷。則無貴無賤。同於死也。若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蕭衍此言。已有代齊之心。特權宜推奉。南康以舉兵耳。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杜陵自漢以來屬京兆。晉僑立京兆太守。及杜陵令。寄治襄陽。宋大明土斷。割襄陽西界為實土。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將即亮翻。更工衡翻。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州將。總兵權。故曰州將。將即亮翻。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帥讀曰率。下同。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藍田縣屬京兆。宋置僑縣。屬華山郡。康絢傳云。其先本康居侍子。待詔河西。因雷不去。其後遂氏焉。晉亂。遷于藍田。絢祖穆。帥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於襄陽。宋白曰。宋大明元年。立華山郡於大堤村。後魏改華山郡為宜城郡。唐為宜城縣。屬襄州。華戶化翻。絢。魏縣。馮道根。時居母喪。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馮道根。鄧人。鄧縣。時屬廣平僑郡。勝。書。悉翻。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惔徒甘翻。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澮為雍州刺史。欲以代蕭衍。雍於用翻。冠古玩翻。澮。古外翻。

同繪本傳

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

送鄧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荆雍在西故謂之西師暨姓也音居乙翻又泉既二音將即亮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冲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鄧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鄧帝敕僧寄留

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冲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與沔水會山左即沔水口沔左有偃月城漢陽志大別山在沔陽縣東一名魯山蕭穎

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書招之晉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蠻立武寧郡屬荊州五代志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我宋廢縣為樂鄉鎮入長林縣張冲待元起素厚眾皆勸其還鄧

元起大言於眾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時鄧元起之母蓋在江陵元起南郡人即日治嚴

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是時西臺方遣元起向夏口觀者不以史文先後之次而害意可也治直之翻上 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

進軍白沙水經注白沙成在黃陵廟北黃陵廟舜二妃廟也羅含湘中記曰湘川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寶積懼請降

公則入長沙撫納之是歲北秦州刺史楊集始將眾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楊集始失國事見一百四十一卷明帝建武四年將即亮翻下同魏梁州

刺史楊椿將步騎五千出頓下辯辯皮遣集始書開以利害集始遂復將其部曲千餘人降魏還于季翻復扶又翻魏人還其爵位使歸

守武興集始降齊魏人削其所授爵位而所領北秦州刺史則齊所授也今降魏魏人還其元授爵位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齊紀十 重光大荒落一年

和皇帝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

中興元年 是年三月始改元 春正月丁酉東昏侯以晉安王寶義為司

徒建安王寶寅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東昏侯以永元三年紀年騎奇奇翻 乙

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 相悉亮翻下同 大赦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

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 去年楊公則取長沙因就用為湘州刺史 戊申蕭

衍發襄陽 襄陽考異曰梁高祖紀云二月戊申發 留弟偉總府州事 詹守

壘城 壘城者築壘附近大城猶今堡寨也詹徒敢翻又徒濫翻 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 莊丘黑蓋為征東府司馬

衍既行。州中兵及儲侍皆虛。以待用謂之儲魏興太守裴師仁。齊

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行命。舉兵欲襲襄陽。俾儻遣兵邀擊於

始平。大破之。齊分魏興郡東界。鄉錫二縣地。為齊興郡。沈約曰。江左僑立始平。郡治武當。五代志曰。浙陽郡武當縣。舊僑置始平郡。又置齊興郡。則

二郡皆置於今均州界。宋白曰。齊永明七年。置齊興郡於均州。鄭鄉縣守式又翻。雍州乃安。雍州乃安。魏咸陽王

禧。為上相。禧以太尉輔政。位居羣臣之上。故曰上相。不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為不法。魏

主頗惡之。惡。烏路翻。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

舊字衍。執仗出入。每出入。欲使之執兵。羽衛賁音奔。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闇音陰。領軍但知

典掌宿衛。非有詔。不敢違理。從私。禧奴惘然而返。惘然。失志貌。惘音罔。禧

復遣謂烈曰。復扶又翻。我天子之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意之所欲。為須。

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

羽林。索山客翻。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恒戶登翻。

烈不願出外。固辭不許。遂稱疾不出。臥私第不出也。烈子左中郎將忠

領直閣。北齊左右衛有直閣。直官有朱衣直。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

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北海王詳

亦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音勰

協帝然之。時將禘祭。宗廟之祭。春日禘。禘祭。薄也。春物始生。其祭尚薄。王公並齋於廟東

坊。帝夜使于忠語烈。明旦入見。當有處分。質明。烈至。語牛倨翻。見賢遍翻。處昌

呂翻。分扶問翻。質正也。質明天正明也。帝命烈將直閣六十餘人。宣旨召禧。勰詳。衛送

至帝所。將即亮翻。禧等入見於光極殿。光極殿。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所起。以引見羣臣。見賢遍翻。

帝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疴疾。魏主名恪。見諸父。自稱其名。示謙也。疴丑刃翻。疾也。

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諸父歸遜。殷勤。今便親

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還府司。謂各歸公府司存之所。又謂勰曰。頃來南北

務殷。不容仰遂。冲操。南北務殷。謂使勰北鎮中山。南取壽陽。西而守之也。冲謙也。虛也。冲操謙虛之操。恪是何

人。而敢久違先教。先教謂高祖遺教。見一百四十二卷。東昏侯永元元年。今遂叔父高蹈之意

勰謝曰。陛下孝恭。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

今惟往。悲喜交深。惟思也。庚戌。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進其位而

案魏紀書世宗紀太和七年是年此方十

案日錄乙丑朔

權奪之 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為詳以專恣 尚書清河張彝邢巒

聞處分非常亡走出洛陽城為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彈甄之

彈徒 詔書切責之復以于烈為領軍仍加車騎大將軍復扶又翻

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

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茹音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

郡趙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

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

皆從為後趙脩誅張本從才用翻辛亥東昏侯祀南郊大赦丁巳魏主引見

羣臣於太極前殿告以親政之意見賢壬戌以咸陽王禧領太

尉廣陵王羽為司徒魏主引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彥和本

自不願而陛下強與之彭城王勰字彥和事見上卷上年強其兩翻今新去此官而以臣

代之必招物議乃以為司空二月乙丑南康王以冠軍長史

王茂為江州刺史冠古竟陵太守曹景宗為郢州刺史邵陵王

寶攸為荊州刺史甲戌魏大赦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

雍州中外纂嚴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

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

分兵襲西陽武昌將即亮衍曰漢口不關一里箭道交至謂船

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犄角犄居若悉

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

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沔即漢也使郢城

竟陵之粟方舟而下安陸春秋鄖子之國故曰郢城鄖音云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郢城劉昫曰郢州長壽縣古竟陵也方沔也舟

舩也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沔音桴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

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臥而取之言乃使茂等帥眾濟

江頓九里其地去郢城九里因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

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

續下至加湖加湖在江夏滌陽縣界湖水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

自北南注江去郢城三十里

異本中

異本中

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雍於用翻行

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郭

魯二城信使使疏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於夏口蕭穎胄命荆

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

州事而難其人南康王開相國府故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眾

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易以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

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

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劉坦

嘗在湘州蓋客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湘州領長沙桂陽零陵衡陽營

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

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南堂在郢城南北田安之頓城

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曲水故城蓋郢府官丁酉張冲病卒驍騎

將軍薛元嗣與冲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

張冲自輔國將軍進征虜將軍以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異曰

程茂為長史饒堅堯翻騎奇寄翻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異曰

東昏紀云丁未南康王諱即皇帝位蓋是日改元大赦始改元為立宗廟南

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

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

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寶

寶源寶寅皆在建康遜授之耳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為雍

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涪音乙酉以尚書令蕭

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

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夬古賣翻寧朔將

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武王伐紂諸侯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後世自魏武以下率加夬返西臺江陵在西遂

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

等擊擒之橫絕流而渡曰亂詩云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

涉渭為亂躬苦我翻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梁書張惠紹傳
信使作
取武帝
紀
劉坦傳
時參軍
議參軍
傳食下
有則字
異本無
先字傳

齊書本
紀
有及字
此取蕭
赤斧傳

三案月錄
未明無
當乙酉
已乙

案庚戌
已見十一
百四十一
卷新野
刪二字
宜

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不敢出諸戰也

將欲攻之衍不許衍欲持久以全力弊郢魯二城魏廣陵惠王羽通於員外郎

馮俊與妻夜往為俊興所擊而匿之五月壬子卒魏主既親

政事嬖倖擅權王公希得進見見賢齋帥劉小苟屢言於禧云

聞天子左右人言欲誅禧禧益懼乃與妃兄給事黃門侍

郎李伯尙氏王楊集始楊靈祐乞伏馬居等謀反會帝出獵北

兵相應長知乞伏馬居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門說式天子必

北走桑乾謂北歸平城也平城魏故都乾音干殿下可斷河橋為河南天子斷丁眾

情前却不壹禧心更緩自旦至晡猶豫不決遂約不泄而散楊

集始既出即馳至北邙告之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通謀是當

孫欲弑帝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病癩癩音癩惡疾也魏孫乃止

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帝左右皆四出逐禽直衛無幾幾居倉猝

不知所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領軍留守京城守式計防邊

有備必無所慮帝遣忠馳騎觀之騎奇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

還奏曰臣雖老心力猶可用此屬猖狂不足為慮願陛下清蹕

徐還以安物望帝甚悅自華林園還宮華林園魏明帝所築芳林園也後避齊王芳諱改曰華林園還

從宣翻又如字撫于忠之背曰卿差彊人意禧不知事露與姬妾及左

右宿洪池別墅洪池即漢之鴻池在洛陽東二十里田廬曰墅今人謂之別業晉人以來往往治池館觀游於其中暨承與翻遣劉

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行下小苟至北邙已逢軍人怪小苟赤

衣欲殺之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或謂禧曰殿下集眾圖

事見意而停言意趣已發見而中止也見賢遍翻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寬禧曰吾

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河兩不相知

豈不可慮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時通已入河內列兵

主于馬本氏

時馮太后所幸宦者符承祖已死此又別一符承祖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初置直齋直寢

仗放囚徒矣。于烈遣直閣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收禧將即亮勳

禧聞之。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濟洛至柏谷塢。追兵至。

擒之。送華林都亭。華林都亭蓋在華林園門外帝面詰其反狀。詰去吉壬戌賜死。

於私第。同謀伏誅者十餘人。諸子皆絕屬籍。微給貲產奴婢。自

餘家財。悉分賜高肇及趙脩之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

雜色補官不入品者。謂之流外官。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四禧諸子乏衣食。獨彭城

王勰屢賑給之。河內太守陸琇聞禧敗。斬送禧子通首。魏朝以

琇於禧未敗之前不收捕通。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獄中。陸絳

孝文於受內禪之初。福澤及其子。至是其子。帝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疎

忌宗室。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

命。惠訓遣子瓚將兵擊穎胄。瓚古回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屯

峽口。此西陵峽口也。在宜都夷陵界。夷陵今峽州也。與巴東太守任漾之等拒之。任音東

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水經注。巴

水出廬江。雩婁縣之下。靈山亦曰巴山。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今黃州之巴河口是也。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

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勞力到蕭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

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

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沂漢水而上至

漢中。秦梁二州刺史所治也。故可以控引。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

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益吾咽喉。益於革

肩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

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說輸脫距王師。脫或也。脫者

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

得。然既得之。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

出。稱尺。謂翻。卒讀曰猝。脫東軍有上者。上時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

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

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卷讀

日捲

武帝紀
綱目作

本紀子
陽等救
郢州三
取此
武

魏書
文六王
傳十餘
作數十

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

欲清天步天步天路也詩云天步艱難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

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

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蕭衍此計可謂有英雄之略矣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

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蕭穎

為西臺尚書令蓋加號鎮軍將軍為子偽翻下佑為同吳子陽等進軍武口武口武湖水出江之口

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時築壘於白陽浦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

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眾

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復扶又翻下簪復助防者使之助城主

靈祐為之聚兵得二千人襲廬陵克之內史謝纂奔豫章寄者參考前

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自湘州赴之僧簡拔安成吳孫皓寶鼎

南康太守王丹以郡應希祖南康今之贛州穎孚敗奔長沙尋病卒謝

史脩靈祐復合餘眾攻謝纂纂敗走東昏侯作芳樂苑樂音洛

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

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言徙樹竹者朝夕相繼也又於苑中立市使官人

宦者共為裨販裨益也買賤賣貴以自裨益故曰裨販以潘貴妃為市令東昏侯自

紀無章

一本異
本門戶
作及紀
目本末
事取

亦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爾日猶言其日也。上時掌翻。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將即亮翻。俘其餘衆。而還。還從宣翻。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乙巳。柔然犯魏邊。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磯居希翻。沙聚成磧。水所漸浸曰磯。密治輕船。將奔夏口。直治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斷音短。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降戶江翻。下同。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薛元嗣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戶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流腫言毒氣流注而浮腫也。近其斬翻。死者什七八。考異曰。齊張冲傳云。死者七八百家。按死者不可以家數。今從梁高祖紀及韋叡傳。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比毗至翻。周禮五家爲比。取其相連比而居也。又毗必翻。次也。茂元嗣等議出降。降戶江翻。使張孜爲

中沖
事此取
齊書

書與行。張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明帝時。張冲爲青冀二州刺史。以房長瑜爲治中。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畫一用漢書語。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此取守而勿失之義。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詩曰。高山仰止。注云。有高德。則慕而仰之。彼謂蕭衍。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夏戶雅翻。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瘞於計翻。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卽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郢魯未克。蕭衍則違衆議。駐兵漢口。而不輕進。圖萬全也。郢魯既克。衍遣督諸軍。直指建康。乘勝勢也。逆爲圖畫者。畫緣江可立頓及次宿之地爲圖。使諸將按之以爲進止。上時。辛酉。魏大赦。魏安國宜簡侯王肅卒於壽陽。安國縣。漢屬中山國。晉魏屬。贈侍中司空。初肅以父死非命。王奐死。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記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魏宗紀
辛酉
戊戌
時案

卷一百三十八 四年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

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

後中月而禫鄭氏曰祥吉也禫

澹澹然平安之意禫徒

然肅猶素服不聽樂終身

汝南民胡文超

起兵於潯陽

沈約曰汝南本沙羨土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僑立汝南郡在潯陽縣晉書朱伺傳曰張昌之亂安陸人多附昌唯伺合其鄉人討之昌既滅伺部曲

口又為汝南縣晉末改為江夏縣荆湘記云金水北岸有汝南舊城是也晉惠帝世立潯陽縣以逆順有嫌求別立縣遂從之分安陸東界立潯陽縣屬江夏郡潯陽以應蕭衍求

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

晉武帝分南陽義陽

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為質於衍司部悉平

司部謂司州所部諸郡質

武帝紀下
子孫紀
本紀事
同

致音 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為始安內史逃潛得免少詩及西

臺建以偃為寧朔將軍偃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

子忠臣而昏主之亂臣賊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

也慧景既死江夏王寶玄併誅事見上卷上年夏戶雅翻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

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况先帝之子陛

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不恤其餘何冀今不可

幸小民之無識而罔之以非道欺人謂之罔若使曉然知其情節相帥而

逃陛下將何以應之哉帥讀曰率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

夏之寃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

之意若以狂主雖狂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

臣逆人君為不可未審今之嚴兵勁卒直指象魏者象魏闕也其故

何哉臣所以不死苟存視息人目不能視氣不復息則死矣非有他故所以待皇

運之開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運已開泰矣而死社稷者反為

賊臣臣何用此生於陛下之世矣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胄中

領軍臣詳皆社稷之臣也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

未遂主亡與亡而不為陛下瞥然一言瞥普蔑翻瞥見也為于偽翻知而不言

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

驛使何為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斬王天虎以詐山陽事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

事亦見上卷上年

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

耳。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

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則天下叛。先臣之忠。

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南董謂齊南史晉董狐也。崔杼弑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

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晉趙盾弟穿弑靈公。董狐以盾不討賊。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

下計耳。詔報曰。具知卿惋切之懷。今當顯加贈諡。偃尋下獄死。

倦達員翻。惋烏。賈翻。下。還。嫁。翻。八月丁卯。東昏侯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

辛未。以光祿大夫張瓌鎮石頭。監工銜翻。瓌古回翻。初。東昏侯遣陳伯

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

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

當恟懼。恟許拱翻。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

幢傳。江翻。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即說也。

式丙翻。下同。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

伯之此言。意懷首鼠。漢書田蚡曰。首鼠兩端。服虔注云。首鼠。一前一卻也。及其猶豫。急往逼之。

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降戶江翻。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

徑掩柴桑。柴桑。漢縣。屬豫章郡。晉屬武昌郡。晉惠帝立尋陽郡。治柴桑。五代志曰。江州。溢城縣。舊曰柴桑。杜佑曰。今尋陽縣南。楚城驛。舊柴桑縣也。

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今江州德化縣。六朝之尋陽也。伯之收兵。退

保湖口。湖口。彭蠡湖入江之口也。今江州湖口縣。即其地。留陳虎牙守溢城。選曹郎吳興沈

瑀說伯之迎衍。選須絹翻。瑀音禹。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

不然。人情恟恟。毛晃曰。恟恟。擾之意。漢書高帝紀。天下恟恟。勞苦。又恟恟。謹議之聲。荀子。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恟恟。漢書無音。

荀子有平去二音。皆思改計。若不早圖。眾散難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

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蕭子顯齊志。江州有新蔡郡。豫州有北新蔡郡。以五代志考之。北新蔡。當置於今光州界。

父恭祖。為鎮西司馬。為魚復侯子響所殺。事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復音腹。

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

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魯休烈。蕭瓚。

案目
八月癸亥
無

乙卯

蕭赤符
有軍主
事本紀

北史
宗紀三
坊無三
字萬下
此

太武紀
三傳無
是御覽
引北史
皇三後
引後魏
書萬下
有字

紀事本
末昏下
有侯字
陸本同

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

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沂流

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眾。尋自退散。正須少時

持重耳。上時掌翻。少詩沼翻。良須兵力。良信也。兩弟在雍。謂蕭偉總雍州事。守壘城也。雍於用翻。指

遣往徵。指謂上指。徵徵兵也。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

拒蕭瑣。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

屯新亭。左率左衛率也。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

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驍騎奇翻。與陳伯之引兵東下。

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漢高帝委蕭何以關中。光武任寇恂以河內。使給餽餉事。並見漢紀。前途

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

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日雖有暫勞。姦盜永息。丁

酉。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己亥。魏立皇后于氏。

后。征虜將軍勁之女。勁烈之弟也。自祖父栗磾以來。于栗磾魏開國功臣。碑丁

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甲

辰。東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

史。建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

扶風馬仙琕監豫州。冠古玩翻。雍於用翻。驤思將翻。琕部田翻。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

州軍事。珍國廣之之子也。王廣之歷事高武明三帝。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

申胄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

軍蕭瑣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蕭衍

之克江郢也。東昏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

陸本同

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建康有左右二尚方。東西二冶。其不可活者

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沈約曰。晉武帝太康元年

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寧。其治所蓋臨江濱。金陵覽古云。新亭去江寧十里。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

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忠以討咸陽王

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散悉重翻。詳因忠表

讓之際。密勸魏主。以忠為列卿。令解左右。常在天子左右聽其

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詳能以計疎于忠而不巴東

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瑣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蕭穎胄

東伐所向戰克。而已輔南康居江陵。近不能制。蕭瑣外無以服。卒于恤

姦雄之心。而內有肘腋之寇。此其所以憂憤成疾也。瑣古回翻。壬寅卒。

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密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

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瑣等聞建康已危。眾懼而潰。瑣

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眾望盡歸於衍。

夏侯詳請與蕭憺共參軍國。詔以詳為侍中尚書右僕射。尋除

使持節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詳固讓于憺。乃以憺行荆州府州

事。豈特衆望歸衍哉。西臺之權又歸於魏改築園丘於伊水之陽。齊

帝建武二年。魏孝文帝園丘於委粟山。今改之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荀渠山東北。過

陸渾新城縣。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而北入于洛。魏蓋立園丘于洛陽

之南伊水之北乙卯。始祀於其上。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

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卷讀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

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謂襄陽空虛也乃皇天授我之日。

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

沔陰。襄陽在沔南。水南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斷丁管翻。水經注

南流入漢。諸葛亮賤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英蓋謂得襄陽則梁州之路斷也。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

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太史公曰

楚有三俗。自淮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黃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岷蜀之道。自成斷

絕。若取荆湘。則岷蜀趣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建

業窮蹙。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伏惟陛

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爽差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

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

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

魏書卷一百四十四

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

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魏置揚州於壽春。見上卷上年。山川水陸。皆彼所諳。諳鳥

合翻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扶分

問翻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

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既而不果。使魏從二臣之計。畫江為境。不

待疾景之亂也。任音王。懷賀之子也。源賀禿髮。得檀之子。入魏賜姓源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

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謂西陽以西。盡歸蕭

康也。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

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

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易以且壽春

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

朝廷行師。必由此道。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始管山。東北過桐柏山。又東

涉津要。此地為利。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謂若蕭衍平定江南。勢必用兵淮外。須乘夏水汎

長。列舟長淮。此謂江南用兵之常勢。汎長知兩翻。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此謂魏

春之便是居我喉要。謂義陽也。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

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度徒。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

荆之眾。西擬隨雍。兩荆。謂魏置荊州於穰城。東荊州於此。隨雍。謂隨郡襄陽也。雍於用翻。揚州之卒。頓

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二豫

謂魏置豫州於汝南。東豫州於新息也。南關。謂陰山關。延頭。在安陸界。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

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考異曰。益宗傳曰。世宗納之。遣元英攻義陽。按英攻義陽。在景明四年八月。此表

言蕭氏君臣交爭。則是梁武攻東昏時。蓋益宗建策於今日。而行於後年耳。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

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

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去羌。呂翻。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

豈唯後舉難圖。亦恐更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

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為之節度。魏主乃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 十六

遣直寢羊靈引為軍司直寢因直寢殿以為官稱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黃

天賜與益宗戰于赤亭宋有建寧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建寧左郡為建寧縣屬西陽郡後復為郡隋志黃州麻城縣舊置建寧郡又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都蠻民置二十八縣赤亭其一也水經注零水自湖陂城南流逕赤亭下謂之赤亭水西陽五水蠻赤亭其一也天賜敗

績考異曰魏帝紀七月乙未田益宗破蕭寶卷將黃天賜於赤亭田益光傳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帥眾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與之據長風城逆擊子

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按吳子陽乃東昏將非衍將也且衍方與東昏相拒何暇寇魏三關此必益宗傳誤益光傳當作益宗傳崔慧景之逼建

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

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使疏吏翻及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像

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

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張瓌時為光祿大夫時城

中寶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

殿前習戰鬪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擱去用為獸勝好呼到翻陳讀曰陣被皮

義翻創初良翻擱音岡獸於叶翻又於琰翻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胄具

裝飾以孔翠孔翠孔雀翡翠也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

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今建康法寶寺景陽樓故基也被皮義翻弩幾中之鷓居依翻

中竹仲翻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為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

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為百日調而已調佳鈞翻及大

桁之敗眾情兇懼兇凶勇翻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

兵復扶又翻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塹七東

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耶

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榜比朗翻木片也啓為城防東昏欲

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屏必

鄧金銀雕鏤雜物倍急于常眾皆怨怠不為致力外圍既久城

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鏤盧侯翻為于偽翻說式芮翻

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

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鏡所以照物獻鏡者欲衍照其心也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故衍取以為報斷丁兗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

亂翻王肅丁管翻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齊紀一

與稷謀同弑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造七到翻造至也對席而坐兩下促席俱

前至膝以定密謀故曰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後閣舍人蓋常在宮中觀徐龍駒事可見

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豐勇之右衛軍人為東昏所委任姓譜豐姓鄭七穆子豐之後

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

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東昏時稷召尚書右僕

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東昏首黃

施油可以禦雨謂之黃油以黃油裹物表可見裏蓋欲蕭衍易於審視也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考

異曰南史王亮傳曰張稷等議立湘東嗣王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按時和帝已立稷等知建康不可守故弑東昏豈敢復議立寶暉今從齊

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援服

之援奴禾翻兩手相切摩也今俗語云援苾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

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王瑩蕭衍引為相國左長史王僧虔齊初位登台司衍與范雲有舊

衍與雲同遊竟陵西邸見一百三十六卷武帝永明二年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

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問道送欵朝直遙翻問古覓翻亮獨不遣東昏敗

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

今日之舉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

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

營焉被皮義翻帥讀曰率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於時城

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

梅蟲兒王暄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陳讀曰陣茹音如暄况晚翻屬之欲翻初海

陵王之廢也事見一百三十九卷明帝建武元年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

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涪音浮褚后

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

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

敬不待西臺詔命而以宣德太后令高自署置蕭衍之心路人所知也豈必待范雲沈約發其端哉武陵王遵事見一百一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以王

亮為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更工衡翻癸酉以司徒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

一

此武南
一帝史
武紀作
書紀從
宜字在
上注梁

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

盪原南史作源前源謂日前與事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

咸從原例原赦也守式又翻又下令通檢尚書眾曹東昏時諸諍訟失

理諍讀曰爭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辯依事議奏訊問也王制三訊然

後制刑辯別白也左傳曰又下令收葬義師瘞逆徒之死亡者瘞一計翻

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

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縊於賜翻又於

蕭宏為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

行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說輸芮翻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

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

中為請乃得免說式芮翻為于偽翻行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

豫州治歷陽在大江之西抄楚交關

行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使跪吏翻吳興太

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顓之子也袁顓死於義嘉之難行使駕部郎考

城江革曹魏置二十三郎駕部其一也杜佑曰宋齊駕部屬左民尚書為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

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

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

何能為役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膝袒謂膝行肉袒也唯僕一人

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

置其愚默寧沮眾軍之威沮在呂翻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

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從千容翻施式鼓翻投殞言投命殞身也復扶又翻况食人之

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

薦璧薦璧謂銜璧而降也薦進也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暎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

帝太康元年更名暎曰昔元嘉之末開關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

節袁淑贈太尉淑死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

案江革已見一百六十一卷百字宜

南史袁昂傳內取自此

顧夷險以徇名義司徒謂昂父顓也顓死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二年今嗣主昏虐曾無悛

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峻丑緣翻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

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

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即謂淑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

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

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

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

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號戶刀翻仙琕令士皆

持滿兵不敢近近其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

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

士衍謂仙琕曰射鉤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斷

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詞祥吏翻復

短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劉希祖既克安成移

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

沙去城百餘里於是湘州郡縣兵皆蜂起以應僧粲唯臨湘湘

陰瀏陽羅四縣尚全臨湘羅二縣自漢以來屬長沙郡吳立瀏陽縣亦屬長

湘陰縣屬湘東郡隋改臨湘為長沙縣潭州治所也唐廢長沙人皆欲汎舟走

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戰數不利所

角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按當時州府官屬無鎮潛結士民數百人刻

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

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

收其家書玄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

服坐徂臥翻下於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聞眾愧且服

州郡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楊公則還州僧粲

等散走王丹為郡人所殺王丹先以南劉希祖亦舉郡降公則克

己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幾居

依翻

